



源於真
李漢源

走進世界盃(一)

年輕讀書時候的我，每日下午3時30分放學後，都喜歡跑去界限街球場觀看精工球隊練波。因為當年的學生時代，莘莘學子要自掏腰包去球場買票看足球比賽，在經濟上是有困難的；加上我是「精工」擁躉，我的偶像就是胡國雄，能在放學後找到機會一睹他練波的风采，對我而言已經感到十分滿足了。

畢業離開學校後踏入社會，轉轉走進傳媒圈，從事體育傳播的工作，對於能夠高興與工作，實在是我的福氣。當時的我，差不多每一場本地足球賽也盡量爭取機會現場觀看，精工、寶路華、南華、愉園、東昇、海峰、加山等等，都是我喜歡的球隊。

喜歡體育，源於1964年東京奧運火炬傳到香港，而沉迷足球則因為1974年西德世界盃：當年我從電視上觀看直播西德隊對荷蘭隊的決賽，當時亦為梅拿與球王魯夫的對決；賽事緊張刺激，無奈球王魯夫一球欲恨，賽果一比二，荷蘭屈居亞軍。從這一屆世界盃開始，我就成了世界盃的狂迷，每一屆也有收看，至今一共12屆了，而我參與電視轉播也有10屆之多。

作為球迷及體育節目製作人而言，以不同身份面對足球比賽，總是有分別的：以前睇波，是純觀賞性，能夠清空腦袋全程投入欣賞足球狂熱；而工作睇波，就要兼顧各方面的資料，例如賽制、球隊歷史、球員背景及一些製作技術性問題，雖有不同，但兩個身份我都同

樣享受。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為我初入行的時候，主要的工作除了安排直播外，還要把每一場賽事剪輯成半小時精華片段，再傳上衛星，轉播至亞洲區(ABU亞洲廣播聯盟)一些沒有直播賽事的國家收看，對於第一次收看到整個決賽周全部52場賽事的我而言，當時興奮心情，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從這次開始我會探討有關足球世界盃賽事及版權背景。回顧過往的世界盃，在1982年西班牙前，決賽周是16隊競爭，共38場賽事；而從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開始，就增加至24隊52場賽事；到4屆後的1998年法國世界盃則增至32隊64場波，沿至現在。剛才提到的ABU，當時是負責統籌亞洲區大型體育項目版權處理，包括世界盃、奧運會、亞運會等等。

除此之外，ABU也代表亞洲區大部分國家及地區與主辦單位商討版權費，然後回來大家就協商版權費的分配；當時版權費較便宜，香港則由兩間電視台一同擁有各項版權，分別是「麗的電視」(ATV前身)及TVB，所以以前很多的大型體育項目，兩台都是一同轉播的，如奧運會；而世界盃就由當時兩台協商，由「麗的電視」播英國足球總盃，TVB則負責播世界盃，但這情況只維持了一屆，1990年開始兩台又一同競爭轉播世界盃；到1998年世界盃後，因為有線電視加入競投，以天文數字的金額取得轉播版權，兩台(ATV、TVB)就沒有去競爭了，下次再談。



方寸不亂
方芳

八十歲的華麗

擾攘的社會氛圍下，出席了一位香港精英的華麗壽宴，著名歌星莫文蔚及其兄長莫理斯，為母親莫何敏儀慶祝八十歲生日，華麗的身影，見證着香港的奮鬥精神。

莫何敏儀是第一代電視傳媒人，一九七五年在RTV「麗的電視」總經理黃錫照力邀下，出任「麗的電視」英文台總監，繼而出任總經理助理，每年代表「麗的電視」出席亞太廣播協會國際會議。莫何敏儀以其優雅儀態，語言魅力，為「麗的電視」拓展國際關係網絡，贏取世界各地同業的讚許。

她自己形容，在「麗的電視」工作所得到的，是她人生最榮光的日子。當時廣播獨當一面的女強人特別多，莫何敏儀是名噪一時的電視人之一。當年電視台「獅子山下」的精神，勉勵着幾代香港人打拚，建立香港今天的繁榮。

八十歲的莫何敏儀，仍然雍容優雅，精力充沛。壽宴當晚，第一代的電視人蔡和平夫婦、羅仲煥夫婦、周潔潔、陳家瑛、葉潔馨；第一屆「香港小姐」孫泳恩、藝員黃淑儀、薛家燕等，都前來道賀，精英雲集，舊情共永。

在第一代電視人的光環下，莫文蔚稱呼母親為「我的女神」，父母的愛情故事，在女兒口中娓娓道來，感人至深。在羅富國師範學院，莫何敏儀遇上了一生摯愛莫天賜。田徑場上的陽光，直布羅陀大石的堅強，莫天賜以他感性的方式，把獲獎無數的金牌、銀牌，串成「金腰帶」、「銀手鏈」，交託最愛的手上，成就了一段半個世紀的金婚，出色的母親，育出優秀的兒女。

莫何敏儀最感到驕傲的，莫過於家人的卓越成就。丈夫莫天賜學貫中西，精研學問，是《推背圖》專家，兒子莫理斯是劍橋法律博士，女兒莫文蔚是國際著名歌手、電影明星，兩兄妹都先後獲得全港「傑出學生」殊榮。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莫家祖輩有慈善事業的傳統，莫何敏儀是兒童癌症基金創辦人之一，勵智協進會榮譽顧問，更是亞洲動物協會名譽董事，家族又有「莫理士愛心行動基金」，用以支持教育、動物福利及環境保護。莫何敏儀以自身優越的人際網絡，個人魅力，為慈善事業的開拓、培訓，做了大量工作。這次八十壽宴所收賀禮，全數捐贈「莫理士愛心行動基金」。



大地逍遙
甘輝

平凡的紅薯葉

中午下班回家，毫無意外，我又在餐桌上看到了一盆綠油油的蒜蓉炒紅薯葉，它靜靜地與其它葷菜擺放在一起，頗有一種「鶴立雞群」之感，讓人無法忽略它的存在。

說實話，父親炒菜的手藝很棒，他炒這紅薯葉，鹹淡適中、清脆爽口，可惜，再美味的東西，多吃幾回也是會使人膩味的。

然而，最近，這紅薯葉幾乎天天出現在我家。家裡沒人敢阻止父親的執拗，他簡直像瘋了一樣，隔三差五就跑到菜市買回一籃又一籃的紅薯葉菜，然後擇葉、炒菜，執着地給我們端來一盆又一盆炒紅薯葉。

看父親手底下那不斷撕下來的心形葉子，一片片深綠欲滴，彷彿還沾着露水，水靈靈的，在它們面前的父親卻很蒼老，兩鬢盡白。再看那紅薯梗兒長長的，嫩生生的，折斷它會發出輕微的脆響，愈發地襯托出父親的安靜。他皺着眉頭擇葉，那情景無盡淒清。「來，多吃點紅薯葉，以前你們媽說了，對身體好。」父親慢悠悠地先舉箸，看我們沒動靜，這才開口吩咐道。儘管不想再吃紅薯葉，但我和妹妹還是乖乖地埋頭苦吃起來。不一會兒，一盆滿滿的紅薯葉被我們「掃光了」，父親也終於放下筷子，把瘦削的背靠在椅子上，長嘆一聲：「她走了有八年了吧！」

我和妹妹心中不忍，卻毫無辦法，我們只能沉默地守着他，看父親像那隻落在井底的青蛙一樣，企圖反覆

「跳」出悲傷，卻依然徒勞無功。我們知道，父親是在臨近母親忌日的日裡，在用自己的懊惱，去追悼他心愛的妻。

憶起從前，母親最愛吃紅薯葉，她說：「紅薯葉味道清香，營養價值高，《本草綱目》中記載，薯葉能生津潤燥，健脾寬腸，養血止血，通補中益氣，祛火解毒，因此，多吃紅薯葉，身體可好咯！」因此，每到紅薯葉瘋長的季節，母親就會樂開了花。小時候，我常常坐在一旁看母親剝紅薯葉，她一邊剝一邊說：「以前啊，紅薯葉都是拿來餵豬的，人不敢多吃，吃了它刮油，更餓，還是吃紅薯頂用。」逗得我們哈哈大笑。而父親對於它是毫無好感，每次母親炒紅薯葉，他就是不吃。父親兒時，因家裡窮困，每天都過着紅薯葉充飢的日子，讓他對紅薯葉「敬而遠之」。

然而，自從母親因病去世後，突然有一天，父親竟然喜歡上了吃紅薯葉！那一刻，讓我感到很驚訝。後來，我漸漸長大，每當紅薯葉瘋長時節，也不知為何，只要一看到紅薯葉，我便會忍不住想起母親。於是，我也終於明白，父親之所以一改前嫌，是因為，在紅薯葉帶來的清香裡，是對母親深深的懷念吧！

如今，又是一年秋日，故鄉的土地上，想必已瘋長了一片片綠油油的紅薯葉了，那葉子是那樣的普通，正如我那整日辛勤勞作的父母，他們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滋養着他們的子孫後代，即使普通卻也偉大！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他清醒時比誰都更清醒

不是粵劇迷，不曾看過南海十三郎的劇作，只是聽過他的故事，想了解一下他是怎樣一個人，就看了他的《小蘭室主隨筆》。

與這書有緣，始於隨意翻到其中一頁，受到下面句子的吸引：

「余在港數年，無所事事，故佯狂道左憑弔故人，豈真狂病耶？」啊，「佯狂」就不是真狂了，可見他除了病發的日子，也有好一段時間，就「你說我狂，就狂給你們看」耍性子，脫不了憤世嫉俗脾性。

一九四至六五年間，他有好幾百日，思路清晰，報上專欄日日見報，除了有過兩天報章因事變動版面，從未一天脫過稿。

他強調撰曲編劇只為興趣，所以精神康復期間，圍內人甘願厚幣勸他復出亦不為所動，理由是沒有長期戲班，不想演期太短，糟蹋他心血之作。

看似孤傲固執，其實心胸廣闊，感情豐富，依然關心粵劇前途，不時留意大小戲班演出，有回看到某劇，劇名七個字，內容竟改編自他

的《誰是負心人》，他完全沒有想到版權的功利問題，完全沒有為此生氣，反而為劇中演員一一評讀。

感情豐富則見於他以朋友之喜為喜，朋友之坎坷為惋惜，絕不憎人富貴，有回某君向他借錢，他愛莫能助，為之鬱鬱於懷；流浪日子，開路邊浪人吹簫，觸動同情之念，施捨掉身邊僅有的一塊錢——這一塊錢，相等於他風光日子的一萬八千，卻是他當天的全副「身家」了。

他說做人要忠於自己，瘡痍初期，侄女梅綺勸他皈依上帝，並為他開過兩天見證佈道大會，他事後經過思考，說感覺覺生功勞多於上帝，為了尊重所有導人向善的宗教，無法單獨認同梅綺信仰的基督，留在侄女家如坐針氈，終於飄然離去，重過他認為無拘無束思想自由的流浪日子。

視他為嘻笑形象的影劇，怎能刻畫他內心境界的萬一？編書人卷末說：遺憾不是「遺忘」，而是「誤解」，才是教人震撼的知知之言。



■老中青三個時期的南海十三郎。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移民和公民

一場有史以來的自殘式騷亂，暴力頻仍，嚇怕了許多香港人，尤其是有年幼孩子的家長，紛紛起了移民念頭——為了給孩子一個良好的受教育環境。

移民是個人選擇，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香港本來就是一個轉口自由港，也是一個移民城市，沒有予人歸屬感。在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它扮演的只是一個收留者的角色，人和船隻都只是來去自由。即使是新界原居民，不少後代都到外國留學，順便入籍或拿個居留證，再帶着洋沙紙的優越感回到利字當頭的家鄉，事業前程暢通無阻。

這也是典型的香港仔成功之道。香港是一塊福地，香港人也是幸福的。作為殖民地小城，過去一百多年來，雖然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經風波和金融災難，但都一步步挺了過來。

一九九七回歸之後，雖然隨即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但底子雄厚的自由港安然度過，並在之後的「中國因素」加持下，發展成為與紐約、倫敦三足鼎立的「紐倫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及國際級城市。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面對很多挑戰，卻也給港人提供了家園的安定感。於是不少當年移民美加的港

人或其二代紛紛回流，加上內地精英，令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都會。

然而，像任何發達城市都存在各種利益衝突和階級矛盾一樣，香港這部運行了百年的老機器也到了需要改造重修的時候。內部矛盾迸發，加上外來干預，導致暴力升級，達至肆意破壞的程度。

看今日香港街道，滿目瘡痍，電視畫面上那一幕幕撕殺場面，以及一件件遭刑事毀壞的財物，令人不忍目睹，我實在無法想像一位真愛香港的人會作出這樣殘忍的行動，還叫囂什麼「違法達義」。這些施暴者及其支持者或包庇者顯然不打算長留香港，他們中若沒被捕者，相信都會逃之夭夭。香港不再是他們的，而他們也不應受香港歡迎——無論以任何理由。

既然選擇了別國籍，效忠他國，就應同時放棄作為中國香港公民的權利和各種福利，政府也可借機考慮制訂一套符合中國籍香港公民的政策或法規，以釐清原一般擁有外籍或外國居留權的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的分別。

香港雖然是國際城市，但她首先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歡迎外籍友人來工作或居住，但既然他們對香港沒有信心和承擔，也就沒理由享有香港的福利和權利。



百家廊
小臻

沒內涵的城市不會有希望

一個城市吸引人與否除了天然風景就是人，人的質素和內涵決定了許多事，香港人許多時談到內地發展一日千里，某些地方硬件很先進，軟件差的，意味着說人的內涵不夠。

香港人被人說有質素是因為守規矩，有禮貌，有國際視野，做事嚴謹有效率。不過這些優點都是幾代人累積而成的，不是目前廿多歲的這一代的成果，卻被這一代人摧毀，仍夠膽說上一代是廢老，要「攞炒」推倒重新來過，這一代才有機會。

香港今次的兩個多月來的所謂抗爭示威活動，一次過將香港的弱點向全世界示眾。外國人眼中原來香港人是這樣的粗言穢語，輕易打人，頭腦簡單，分析力甚低，完全不懂得誰是忠奸，有錢賺就甘於被利用兼沒國家民族觀念。真是可怕。難怪外地的移民政策也不會對你們有優勢。不要以為自己香港人高人一等，經此一役，內地城市也不一定歡迎你們。

人的內涵是從受教育開始，香港的好處是可集中西方的優點。現在內地人也明白，許多有條件的人送子女讀國際學校，內地愈來愈多國際學校，懂多國語言的人愈來愈多。普遍性未追上香港，尖子生肯定不輸給香港。他們強調德智體，香港學校只重智，德是靠社會教育，但很危險，人的價值觀最好是學生時代形成，出來社會謀生生活，壓力大，已經沒有思考的空間，很容易受人影響。所以一窩蜂，人云亦云氣特別嚴重。

所以修訂《逃犯條例》一出，有人說你講錯一句也會被「送中」，竟然有人信，大家先預定會做罪犯。講句笑，你想「送中」也未必要可以；你以為內地有很多監獄收留你？花人力物力看管理你咩？麻煩製造者有哪個

地方願意收容？

大家都說年輕人為社會的未來，這是對他們的期許，對他們的一切都必然是包容。在任何國家和地區也會對學生的行為看作最純真、最愛國的，可惜也是最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的一群，這數月來香港的一小撮學生正正是如此。

然而在外界眼中，出現在示威行動中的香港學生給人的印象就是香港學生只懂講口寫錯字，中英文水平都差勁，嚇得新加坡政府拒絕讓自己的學生同香港學生交流，免得教壞自己的學生。也聽到有能力的家長表示不敢讓孩子在香港讀大學，主要是有校園欺凌，一些「政治學生」為了拉人參與示威之類社會活動常常用學生會名義，用同學友情勸喻參加，同學無形的施壓，更有人以杯葛的方式迫同學出來示威、罷課。

若果意志不夠堅定，怕事的人不可能不受影響。坦白說，一些大學校長的言論和做事極不負責任，明知大學的迎新營愈來愈超出正常的交流模式也不制止規範，造成學生會專收霸王生、偏激生。他們該知道不少大一學生剛從中學升上來，實際上仍然是中學生心態，許多純真得真，上到大學迎新營被師兄師姐如此對待，明明不喜歡都不敢反抗。身為大學管理者應知大學是育人的地方，給學生思考自由，學術研究自由是讓他們的潛能發揮，而不是所有行為都可以容許他們亂來的自由。

目前很明顯許多出來參與的學生分析力不足，許多時知一不知二，整天喊爭取民主，敢講句他們沒幾人真正讀過一本有關民主理論學說的書，首先連尊重不同意見的人也做不到，簡直是侮辱「民主」兩個字，所以有市民說這樣的「民主」我們不要，更不需要你們代我們爭取。說什麼「光復香港」，真荒謬，社會出現不公現在需要去發聲，制度

不需要去改革，光明正大抗爭，不是見不得光，不是破壞全城。如果香港人真是那麼水深火熱也不需要你們費力發動。連現實情況下如何才是需要爭取，哪些才是真正的有利香港和他們的將來也搞不準確，連一點世界視野都沒有，滿腦子陰謀論，被害妄想症，歪理滿口。搞到他們可以責罵教授、校長。難道不是他們自食其果？校園政治是學生自己引入的，他們甘於被政客利用，因為有些人為未來出路鋪定後路。

在市民眼中除了心痛自己納稅的錢被人浪費了，也對知識分子的教育水平和風骨失望。也替香港大部分大學生叫冤枉，其實有許多助人在校園爭分奪秒求知識，他們真正是有目標、有理想，清楚自己的未來路向，必然是強者。

講一句不合一些人耳的話，真正的香港精英，任何年代也比普通人生活得好，與其埋怨不如自己變做精英，當然要付出努力啦，請教一下精英人物，他們的成功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誰不是經過苦讀苦幹！社會不要再替那些沒有上進心的人辯解，所謂沒有向上流動機會，機會永遠存在的，看你如何把握，送貨的人給人沒出息的印象，物流公司的老闆不少是送貨出身哩。行業是一代人傳承，總有人退有人上，誰人能把握上的機會就是智慧的體驗。見到不少八十後大學畢業生出來做專業人士的工作，起薪點高加薪快，工作五、六年後的薪金遠勝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身的人，難道又要喊不公平，要「攞炒」？

香港大學生代表了香港文化水平的高低，是建設的中堅分子，有沒有內涵的體現？為人為己請你們自重自愛。不是大學生的請不要假扮，明明已是出來工作的成年人別扮細路，擾亂國際觀察家視線，令香港大學生蒙受不白之冤害死他們，害死香港。



翠台客聚
伍卓榮

為自己造一方樂土

就像歌手崔健唱過的歌：「不是我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世界不知道從哪天開始真變得讓人不敢相認了。紅火的沉寂下去，顯條的熱鬧起來，清高變得清貧，優雅顯得多餘，前途趕不上「錢圖」，大腕讓位於大款。原有的秩序像斷線的風箏飄忽無定，多新的潮流也只能「各領風騷三五天」。

於是，剩下的只有浮躁、浮躁、浮躁。風也浮躁，雨也浮躁，人也浮躁。

老趙是一個頗有才氣的畫家，南下寫生，發現他的作品被人製成贗品在商店裡出售，價格令他咋舌。與店家交涉未果，打官司又賠不起時間，他一怒之下，留下不走了。畫家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畫店，賣畫多過畫畫，畫家必然而不經意地變成了畫商。

後來，已經富有的畫家和我對坐飲酒。他問我，難道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結果？看見他痛不欲生的模樣，我說，如果現在讓你交出你的汽車鑰匙，搬出你的別墅，關上你的畫店，回到你的畫室，回到你初來深圳時精神充實但流離失所的狀態，怎麼樣？你願意嗎？畫家望望我，半天沒說話，低頭喝乾了一整杯酒。

其實畫家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在深圳，拿不定主意的文化人太多了，無論是畫家、音樂人、詩人、作家，他們都在魚與熊掌之間徘徊着。

我想，今天的文化人都在不知不覺地重複着一個過程，他們在寂寞中創造過可以稱之為「藝術」的東西，但他們並沒有從「藝術」中得到物質的回報。他們當然不甘，看見不讀書的人很快暴富，於是有個念頭誕生了：與其讓藝術在清貧中生長，不如先讓自己富有，然後再回過頭經營純而又純的藝術。

他們背起行囊躊躇滿志地從書齋出發，開始了陌生的旅程。一時之間，文人經營的富有韻味的小酒吧倒是多了起來，他們的手頭也不再拮据，開始有了產業。遺憾的是，富有了之後的藝術家，也還沒有誕生純粹藝術家的記錄。相反，他們在享受生活中，已經漸漸磨蝕了藝術觸覺。

老趙告訴我，有時去看畫展，發現那些劣質品大量充斥畫廊，真有種強烈痛苦的衝動，想馬上回去就關了店舖，立刻抓起畫筆。回到家，看見他的鋪子，他開始猶豫。終於沒能重抓畫筆，一次次衝動過後，他乾脆從此不看畫

展，因為他不願面對一次次相似的精神折磨。

深圳布吉鎮的大芬村，號稱「畫家村」，雲集了全國各地的畫家，他們租住在民居裡，靠畫「行貨」為生，從塞尚的風景畫，到列寧的人物畫，古典的現代的超現代的，應有盡有，很多深圳人和香港人客廳裡的巨幅油畫都來源於此。我曾經慕名去看過他們的畫，他們都很坦率，毫不諱言「為了錢」。一個姓李的小伙子，是中央美院的油畫研究生，在這裡一住就是兩年，香港人都過來買他的畫，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不小的客戶群。他說，自己也獲過全國美展的獎，並不想就這樣靠臨摹經典名畫終其一生，也有過創作慾望，不過眼下手計要緊，創作理想只好留待日後再實現了。我問他，日後有多久，掙多少錢才可告一段落？他低頭想了想，他也不清楚。

可以想像，每天都置身於無孔不入的喧囂之中，藝術家是無法誕生的。城中村的KTV、尖叫、討價還價、嘔吐、罵街、飽嗝……他們就在這些聲音的夾縫中間搖蕩，成就一幅幅能兌換成人民幣或港幣的「行貨」。畫家沒有自己的樂土了，他們就自己造一方。只是不知道，現在造好的是不是他們等待的樂土？